

謝恆德

## 士人的心志



古人把世界分爲「四大類」：爲「士」、農、工、商。以「士」爲重，列爲「首席」。原因是士人爲讀書的人，知識豐富、見多識

廣。知眾人所不知的事，能夠替大家分憂，解決不易分辨的各種疑難的問題。是人間的「智多星」。所以受到尊重。如今呢？

從士的本身來看，發現不少有趣的問題，願與同好者分享。也可以繼續往較有時代性的議題方面，研究討論。

1. 士人：古今來都視爲讀書人。今人特定爲「知識份子」。知識份子：除有豐富的知識以外，還有「知書達禮」的「正人君子」，「熱心助人」的「慈善大師」雅聞。

2. 士字：士、從十、從一。十與一合成士。代表什麼意義？引人遐思。「十·一」可以當做數字嗎？「一」字可以代表「士人」、十字呢？能夠說是士人所應具有十全十美條件嗎？試想一下，能是些什麼條件呢？

(1) 能文能武、文武全才。  
(2) 懂天文、知地理、天人共生。引導人們可以與天地同參。

(3) 倡人倫重文化、創造人文世界。

(4) 發揚人性特質，使人人都成頂天立地的偉人。

(5) 以人類人之所以為人的特性功能，化導天下蒼生，都能進入幸福之門。

(6) 使人類人與人相處，都能誠信相待，親如家人，共享人間幸福。

(7) 散佈祥和正義之氣，清淨世人是非之爭，永享平靜和平。

以上只是就字義所代表的「士」字功能而言。若加上

(8) 士人之修養。

(9) 士人之德操。

(10) 士人之慈悲心懷。

(11) 士人之志節。

(12) 士人之理想與抱負等，何止是十個條件呢？據此可知，「十」字不一定代表數字，也可用為「十目所視、十手所指」的形容語句吧！如何想法，各有所見。總括來說：士，是「見多識廣，博學多才」的智能人物是可以確

定的。

孟子盡心篇：王子墊問曰：「士何事？」

孟子曰：「尚志」。又問：「何謂尚志？」曰：「仁義而已矣。」

右語意是說齊王兒子「墊」，向亞聖孟子請教問「士」，是什麼樣的人？答云：「是『高尚志向』的人。」墊又問：什麼是「高尚志向」？答云：「就是『立志行仁義』的人而已。」

茲另舉論語之言，以明「士」事。

1. 里仁篇云：子曰：「士，志於道。」

2. 泰伯篇云：曾子曰：「士，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。仁以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後已，不亦遠乎？」

3. 子路篇云：子貢問曰：「何如斯可謂之士矣？」子曰：「行己有恥，使於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謂士矣。」

4. 子張篇云：子張曰：「士見危致命（捨棄自己生命曰致命），見得思義。祭思敬，喪

思哀，其可已矣。」

以上所錄論語之言，是孔聖與諸弟子，在日常生活中，談到「士」的問題，所留下的觀感。也就是對於士的生活言行的認知。啓示世人對於士的尊重與效法的理念。自然也有對於士人嘉許的鼓勵。

1. 孔聖對「士」的第一句話：「士志於道」。短短的四個字，言簡而意賅。說明「士」，是立志「行道」的人。大家都知道，儒家所遵奉的「道」，是「儒道」。以「仁」爲本。儒道是人類人人所需要行走的光明大道。在這條大道行走的人，其言行舉止、生活動向、都要按照光明正大的進程去走，不可以違背人之所以爲人的規範任意胡來。士，是讀書的知識份子，不但自己要奉行不違，還有領導世人共信共行，所謂：「達則兼善天下；不達亦能獨善其身」的作爲都在完成個人行道的職責。「士」，就是這樣的人。

會讀書的人，都要有這種體認，所謂「舉

一反三；聞一知十」是也。前引孟子教誨王子墊的答話，可以說是「亞聖傳至聖之道。」未卜以爲然否？我們認爲：現代的知識份子，據此也可見到前輩士人引起世間共識，爲後人造福的弘毅心志。令人感愧有加，首先反省我們自己還有多少先人讀書的氣質呢？

2. 曾子曰：「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。仁以爲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後已，不亦遠乎？」這段話，對於「士志」的認知，有深厚的感受。站在儒家子弟的立場來說，「行仁」是儒道重大的責任。自己一定要英勇堅毅地擔負起來，不但責任重大，而且路程遙遠。若在未達到目的前就失敗了，是可恥的事。「責任與榮譽，大於生命」，必須捨死忘生來完成任務，是士人修養心志的重要任務。如此而已。弘，是弘揚；毅，是剛強毅力。「弘毅」二字合起來用，可以釋爲「心胸弘大，心志堅強」的意思。身爲士人，一定要先修養到弘毅的氣質，才有擔任仁道「任重道遠」的工

作的資格。

3. 子貢請問怎樣做才可以稱得上是「士」？聖人誨之曰：「行己有恥」：意思是說以知恥的心，來監管自己做事的行爲；「使於四方」：意思是說代表國家出使天下各國，都能夠完成使命；「不辱君命」：專制時代，君主代表國家，意思是說代表國家出使，都能獲得和祥的成就，不使國家有受辱感受傷害情事。有這種才能、機智、勇毅，及應變能力的「使節人物」，方可稱之謂外交之「士」。

4. 子張對於「士」的作爲，有自己的見解。認爲「士，見危致命，見得思義。」這話的意思是說：士，是愛國家、重義氣的人。見到國家有危難的時候，捨棄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，一定會全力來拯救國難；遇到有機會或有利可圖的時候，也會遵大義：「君子愛財取之有道。」；「執德弘毅」。此外，「祭思敬，喪思哀」，是說在祭祀的時候致真誠的恭敬之心；在居喪的時候表現哀痛的真情。「其可已

矣。」有上述愛國、重義、敬祭、哀喪等心志者，自然是真正「士人」了。

總上所述，細思之，即可識「士」真正面目矣。現在的讀書人，多不喜讀文言文，也不願讀「聖賢」書，已漸漸不識「士」爲何人。謹錄於此，以供參考。人性教育者，研究過去讀書人的生活言行，欽敬有加。更視其對人類社會指引化導功能，貢獻卓著，影響深遠，由衷敬佩。想不到時代變遷，如此重大人物，竟漸漸不爲人知，尤其自命爲讀書人的知識份子，更忘其所以，實令人感慨萬千。

現在的讀書人，稱得上「士」的人，實在太少了。時代變遷，生活不同，思想上自會大大的改變是可理解的。只是變得太離譜，幾乎完全西化，大肆抨擊古人落伍無知，是國家民族的罪人！豈不太過份了嗎？我們再引孔聖前述「士志於道」之言，補述下列的士志於道，「而恥惡衣惡食者，未足與議也。」簡單的兩句話，說穿了兩千多年後的今天「知識份子」



心思。今人讀書目的，和前人一樣也爲了「生活」。所不同的，生活之外，十年寒窗辛勞希望的代價，希望在國內國外都能拿到高學位，回國任職。當然追取高職位子，享高薪，買豪車，選豪宅，過豪華的物質生活。而「恥惡衣惡食」。要爭高貴的面子。孔聖認爲與這樣的只求「錦衣、美食」享受的知識份子，「未足與議」也，還能談些什麼呢？能與志於道之「士」比一比嗎？

有人說亞聖孟子是至聖孔子高足「曾子」的學生。從所引泰伯篇文字，即可證之。曾子曰：「士不可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。仁以爲亡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後已，不亦遠乎？」這話重復引用，百遍也不能嫌其多，能在百遍中體認出曾子旨意，也可算是爲「士」者矣。讀書人一定要用心細想：「士」，爲什麼麼要「弘毅」？弘毅代表些什麼？「任重道遠」四字所代表的精義，若弄不明白，弘毅又有什麼用？在這兒大膽地說句妄話：孟子能掙得「亞聖」

名號，就是精細體會，得到「任重道遠」的精義。乃凝集「弘毅」高尚遠志，以完成「士之所以爲士」的「心志」。絕不爲「惡衣惡食」原因，而變動救國濟世壯志鴻願，而喪失其珍貴之「士人心志」化爲「庸俗」。如今有人甚至因此失卻人性，而成爲「禍國殃民」之罪犯。此種現象，

時有所見所聞，令其他知識份子，情何以堪？後代子孫，何去何從？

「玩弄知識」的知識份子，該如何向世人交待？

